

插 | 图 | 本  
卡夫卡作品集

下

# 变形记

卡夫卡中短篇小说全集

[奥地利]卡夫卡 著  
叶廷芳 洪天富 等 译  
叶廷芳 编

F r a n z K a f k a

中央编译出版社  
CCUPT China's Communist & Transitional Press

# 变形记

卡夫卡中短篇小说全集

[奥地利] 卡夫卡 著

叶廷芳 洪天富等 译

叶廷芳 编

下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变形记: 卡夫卡中短篇小说全集 / (奥) 卡夫卡著; 叶廷芳, 洪天富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117-3546-1

I. ①变…

II. ①卡… ②叶… ③洪…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奥地利—现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奥地利—现代

IV. ①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10366 号

## 变形记: 卡夫卡中短篇小说全集

---

出版人: 葛海彦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谭洁 韩慧强 王媛媛

责任印制: 刘慧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68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46 (馆配部)

传真: (010) 665158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 503千字

印张: 16.25 插页40页

版次: 2018年2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5.00元

---

网址: [www.cctphome.com](http://www.cctphome.com) 邮箱: [cctp@cctphome.com](mailto: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

---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奕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55626985

# C 目 录 CONTENTS

## 第一辑 生前问世之作

观 察	003
公路上的孩子们	004
揭穿拙劣的骗子	008
突然外出散步	010
下定决心	011
山间远足	012
单身汉的不幸	013
杂货商	014
心不在焉地向外眺望	016
归 途	017
过路人	018
乘 客	019
衣 服	020
拒 绝	021
为男骑手们考虑	022
临街的窗户	023
希望成为印第安人	024
树	025
不 幸	026
判 决	030

司    炉	041
在流刑营	065
变形记	088
乡村医生	130
新律师	136
在剧院顶层楼座	138
往事一页	140
在法的门前	142
豺狗和阿拉伯人	144
视察矿山	148
邻    村	151
家长的忧虑	152
一道圣旨	154
十一个儿子	155
兄弟谋杀	160
一场梦	163
一份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	165
最初的痛苦	174
小妇人	177
饥饿艺术家	184
约瑟芬，女歌手或耗子的民族	193
和祈祷者谈话	209
和醉汉谈话	215

巨大的吵闹声 219

铁桶骑士 220

## 第二辑 遗作中之佳作

一次战斗纪实 225

乡村婚事 255

村子里的诱惑 276

回忆卡尔达铁路 284

乡村教师（巨鼾） 292

布鲁姆费尔德，一个上年纪的单身汉 304

桥 324

猎人格拉胡斯 326

中国长城建造时 331

叩击庄园大门 341

邻居 343

一次日常的混乱 345

杂种 346

塞壬们的沉默 348

普罗米修斯 350

城徽 351

海神波塞冬 353

拒绝 355

关于法律问题 360

征兵 362

考试 365

陀 螺	367
回 家	368
代 言 人	369
一条狗的研究	371
夫 妇	402
地 洞	407

### 第三辑 微型小说

桑丘·潘沙真传	437
集 体	438
夜 晚	439
兀 鹰	440
舵 手	441
小寓言一则	442
起 程	443
算了吧	444
论譬喻	445
〔中国人来访〕	446
〔巷 战〕	448
〔小伯爵的课外课〕	449
〔驯 蛇〕	450
〔招魂会议〕	451
〔无言的哀求〕	452
〔士兵的权力〕	453
准新郎与饿狼	454

〔考官〕	455
〔爱的险境〕	456
绿龙的造访	457
猫与鼠的对话	458
〔K. 的愣劲〕	459
〔统治的魔力〕	460
〔信号〕	461
马戏场里的出水芙蓉	462
驯人的动物	463
〔切不开的面包〕	464
〔坑道下的家庭〕	465
〔歌声的诱惑〕	466
误入荆棘丛	467
少女的羞涩	468
〔新灯〕	469
〔驯鹤〕	471
在阁楼上	473
〔在墓穴里做客〕	475
〔棺材〕	478
〔建城〕	480
〔难念的家经〕	482
包厢里的奇遇	485
夜行船的惊讶	487
〔世界冠军〕	489
〔巩固〕	491
〔督学与老师的对话〕	493



〔室内滂沱〕	495
〔女人的力量〕	496
〔本性使然〕	499
〔教堂里的“紫貂”〕	501
〔恐 惧〕	505

第二辑 遗作中之佳作\*

张荣昌 等译

- 
- \* 现有的德文版最全的卡夫卡短篇小说集所收的卡夫卡遗作只有 32 篇，本辑特从卡夫卡随笔集《乡村婚事》一书中增选了 18 篇，同时将上述原文版中的“微型小说”24 篇从本辑中剔除，归入第三辑，故本辑从篇数上讲减少了 8 篇，一共 26 篇。——编者

## 一次战斗纪实\*

人们穿着衣服  
在砂砾上晃晃悠悠地散步  
在这广阔的天空下，  
远方的丘陵星罗棋布  
天空正向远处的丘陵伸展。

—

将近 12 点的时候，有几个人已经起床，他们又是鞠躬，又是互相握手，不约而同地说晚上睡得很好，然后通过那高大的门框走进前室穿衣。女房东站在房间的中央，机灵地频频鞠躬致意，她身上的衣服打起矫揉造作的皱褶。

我坐在一张小桌子的旁边——它有三只绷得很紧的细腿——正在品尝第三小杯甜药酒，与此同时，我观察了一下我那少量的糕点储备——我自己挑选出的，还把它们堆放在一起——因为它们的味道挺好。

这时，我的一位新朋友朝我走来，有点儿心不在焉地对我的活动微微一笑，然后用颤抖的声音说道：“请原谅我到您这儿来。不过，在此之前，我和我的情人独自坐在隔壁的一间屋子里。从十点半开始，离现

---

\* 这篇未完成的幻想性作品是卡夫卡的早期之作，根据马克斯·勃罗德的判断，该作写于 1903 至 1904 年间，也就是大学年代的作品。曾经有两个稿本，分别由路德维希·迪兹和勃罗德整理发表。1936 年勃罗德第一次编纂卡夫卡全集时，决定将两个稿本加以合成，遂成现在这个样子。——编者

在才个把小时的时间。请原谅我把这事告诉您。我们的确互不相识。不是吗？我们在楼梯上相遇，互相说了几句客套话，可现在我就向您谈起我的情人，不过，您得——我请求您——原谅我，幸福在我心中不会维持太久，我没有别的办法，除您之外，我在这里并没有值得我信任的朋友……”

他就这样说着。我却悲伤地注视着他——因为我嘴里的那块水果蛋糕味道不好——我便冲着他那张漂亮而红润的脸蛋说道：“我很高兴您觉得我值得信任，但我伤心的是，您把此事告诉了我。您自己——如果您不是这样糊涂的话——也会感到，向一个独自坐着喝烧酒的人讲述一位爱您的姑娘，是多么的不得体。”

听了我的话以后，他猛地坐下来，把身子往后靠去，垂下双臂。然后，他收拢双臂，用相当大的声音自言自语地开始说：“我们独自坐在那儿的房间里，只有我和安娜，我吻了她，我——吻了——她的——嘴，她的耳朵，她的肩膀。”

站在附近并且估计正进行着热烈谈话的几位先生，打着呵欠朝我们走来。因此，我站了起来，大声地说：“好吧，如果您愿意，我这就走，不过，现在去爬劳梭茨山，未免愚蠢，因为天气还凉，那儿还下过一场雪，道路就像滑冰场一样。不过，如果您想去，我愿奉陪。”

他先是吃惊地定睛看了看我，继而张开他那张嘴唇又厚又红润的嘴。可是，当他发现这几位先生就站在附近的时候，便笑了笑，然后站起来说道：“哦，是这样，天气凉快会有好处，我们的衣服上全是热气和烟雾，我也许有点儿醉了，虽然我喝得不多，对，我们先去告辞，然后一同上路。”

于是，我们去找房东太太。当他吻她的手的时候，她说道：“我真高兴，您的脸今天显得格外快活，平时它总是非常严肃和单调。”她的这些亲切友好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她，于是他再次吻她的手；这时她微笑了。

在前室里站着一个小丫鬟，我们现在第一次看到她。她帮我们穿上大礼服，然后拿来了一盏手提式小灯，给我们照路，一同走下楼梯。的确，

这姑娘很漂亮。她的脖子裸露，只是在下颚的下面围系着一条黑色天鹅绒带子，当她紧握小灯在我们前面走下楼梯的时候，她那穿着随便的身子优美地向下弯曲。她的两颊绯红，因为她曾喝了葡萄酒，两唇半开半闭。

在楼梯的下面，她把灯放到了一个梯级上，有点儿蹒跚地朝我的朋友走了一步，然后拥抱和亲吻他，并一直接着不放。只是在我把一枚钱币放到她手里之后，她才慢吞吞地把她的双臂从他身上松开，然后慢慢地打开了房门，把我们留在黑暗里。

在一条空无一人、灯光均匀的道路上空，一轮明月悬挂在云层稀薄、因而显得更加广阔的天空。地面上有一层薄薄的雪。走路时两脚直打滑，所以得小步地走。

我们刚一走到室外，我便得意忘形起来。我纵情地抬高双腿，让关节发出快乐的喀嚓声，我向街对面呼喊一个名字，仿佛一个朋友在街道拐角处逃开了我似的，我一边跳一边高高地抛起帽子，然后虚张声势地把它接住。

可是，我的朋友在我身旁无忧无虑地走着。他低着头，而且一言不发。

这使我感到惊奇，因为我曾预料，如果他的周围不再有社交界，他会高兴得发疯。我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正当我朝他的背上一击，以便使他高兴起来的时候，我突然感到羞愧，便笨拙地把手收回来。因为我不再需要它，便把它塞进了我大衣的口袋里。

我们就这样默默地走着。我注意地听我们脚步发出的声音，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怎么也无法和我的朋友保持步调一致。这使我有点儿激动。月亮是明亮的，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有些地方，有人靠在一扇窗子上，正在观察我们。

当我们来到斐迪南大街的时候，我听出我的朋友开始哼唱一首曲调，他唱得很轻，但我能听到。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侮辱。他为何不同我说话？如果他不需要我的话，他为何不让我安宁。我气呼呼地想起那些好吃的甜点心，我为了他的缘故把它们遗忘在我的小桌子上。我还想起那甜药酒，心里感到快活一些，甚至高傲起来。我双手叉腰，自以为自己在独自散步。我曾参加社交界的活动，拯救了一个忘恩负义的年轻人，

使他免遭耻笑，现在，我在月光下散步。白天坐办公室，晚上参加社交活动，夜里在街上四处游荡，一点儿也不过分。一种极其自然的生活方式！

然而，我的朋友还一直跟在我的后面，是呀，当他发觉自己落在了后面，他甚至加快自己的步伐。仿佛这是理所当然似的。我却在考虑，是否要拐进一条侧街，因为我毕竟没有义务和他一同散步。我可以独自回家，而且谁也不会阻挡我。我将在自己的房间里点燃那盏用铁架子托着，并且安放在桌子上的灯。我将坐在那把停放在撕破的东方地毯的扶手椅里。——当我这样盘算的时候，我突然感到四肢无力，而且一旦我不得不想到，我又将走进自己的住所，又将在涂了色的四壁之间和在地板上——这地板在那面挂在后壁上的镶金边的镜子里显得有些倾斜——孤单地度过一些时刻，我就越发感到四肢无力。我的双腿变得无力，而且就在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回家上床睡觉的时候，我突然怀疑，我现在离去的时候，是否应该和我的朋友打个招呼。可是我太胆小怕事，不跟他打招呼，我是不会离去的，然而我又太虚弱，不能大声和他打招呼，所以，我又停住，把身子靠在一堵被月光照耀着的墙上，静静地等着。

我的朋友迈着欢快的脚步走来，看上去也有些不安。他故作姿态，又是眨眼皮，又是把双臂沿水平方向伸出，还猛地把自已的头——上面戴着一顶硬邦邦的黑帽——朝我伸过来，所有这一切似乎是想说明，他十分赏识我为了使他开心而开的玩笑。我一筹莫展，轻声地说：“今天晚上您真快活。”一边尴尬地笑了笑。他回答道：“是的，您刚才看到那丫鬟是怎样吻我的吗？”我无法说话，因为我的脖子上满是眼泪，因此我试图像一只驿号那样吹起来，以便不使自己成为哑巴。他先是用手捂住耳朵，继而亲切地握了握我的右手，以示感谢。想必他摸到的是一只冰冷的手，因为他马上就放开了它，并且说道：“您的手很冷，那个丫鬟的嘴唇要温暖得多。”“是啊。”我明智地点了点头。我一边请求亲爱的上帝给予我坚强，一边说道：“是的，您说得对，我们就要回家了，天色已晚，明天一早我还要上班；您想想看，我当然可以在办公室里睡觉，但这是不合法的。您说得对，我们就要回家了。”与此同时，

我伸手给他，仿佛这事已彻底解决。可是对我的讲话方式，他报之以微笑：“是的，您是对的，这样的一个夜晚，我肯定不会在床上睡着的。请您想一想，要是我独自一人睡在自己的床上，多少个幸福的想法会被我用被子扼杀，多少个不幸的梦想会被我用被子加热。”由于这突然产生的念头使他高兴不已，他便从胸前——更高的地方他够不到——用力地抓住我的大衣，高兴地摇动我的身体；然后他眯缝着眼睛，亲密地说：“您知道，您是多么古怪，多么滑稽可笑。”说着，他开始往前走，我不由自主地跟在他的后面，因为我脑子里正在思考他的这句话。

当初他的这句话使我高兴，因为它似乎说明，他在我身上猜想到某种东西，这东西虽然在我身上并不存在，但是经他这样猜测，反倒引起了他对我的重视。这样一种关系使我感到幸福。我感到满意的是，我刚才并没有回家，而我的朋友对我来说显得非常宝贵，他是世间头一个赏识我的人，而我事先无需收买他！我满怀深情地注视我的朋友。下意识地保护他，使他免遭各种危险，特别是使他免遭情敌和有醋意的男人们的攻击。我觉得他的生命比我的更加宝贵。我感到他的面孔漂亮，我为他在女人们那里所获得的成功感到自豪，我分享了他今天晚上从那两位姑娘那里得到的亲吻。啊，这个晚上真快活！明天我的朋友就要与安娜小姐谈话；理所当然地，先是谈一些日常的事情，然后他会突然说：“昨天夜里我和一个人在一起，亲爱的安娜，我敢肯定，你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他看上去——我该怎样描述呢——像一根摇摇晃晃的杆子，上面有点儿笨拙地叉着一个黄皮肤的和黑头发的脑袋。他的身上披挂着许多相当小的、刺眼的和淡黄的布料，这些布料昨天把他完全盖住，因为这天夜里风平浪静，它们平滑地紧贴在他的身上。他羞怯地走在我的身旁。你啊，我亲爱的安娜，你很会亲吻，我知道，要是你看到他在场，你或许会微微一笑，而且感到有些害怕，可是我呢，由于爱你，我的灵魂早已完全向你飞去，有他在场，我反而感到高兴。他也许陷入不幸的境地，所以他默不做声，可我在他的身旁却陷入了一种永久的幸福的不安。的确，我昨天屈服于自己的幸福，差一点儿忘记了你。我觉得繁星密布的天空的坚硬的拱顶，仿佛随着他扁平的胸部的呼吸而起伏。地平线出现



了，在火红的云层下面展现出无限风光，使我们感到无比高兴。——我的天啊，安娜，我多么爱你，我感到你的亲吻比风景更可爱。我们用不着再去谈论它，反正我们彼此相爱。”

当我们慢步登上码头的时候，我虽然羡慕我的朋友所得到的一次次亲吻，但我也高兴地感觉到他在观察我时想必感到的内心的羞愧。

我就这样想着。可是我当时思想混乱，因为莫尔道河<sup>①</sup>和彼岸的市区被黑暗笼罩住。只有几盏灯亮着，像闪烁的目光一样。

我们站在栏杆旁边。我戴上自己的手套，因为从水面上吹来一阵冷风；然后像人们在夜里面对一条河所能做的那样，无端地叹了一口气，打算继续往前走。可是我的朋友朝水里看，压根儿不想动。然后他还更加走近栏杆，把胳膊肘支撑在铁链上，双手捧着前额。我觉得他的行为愚蠢。我感到冷，便把大衣领子向上翻转过来。我的朋友舒展了一下四肢，然后把此时倚靠在张紧的双臂上的上身靠到栏杆上。我羞愧地赶紧说话，以便把呵欠压下去：“恰恰只有夜晚能使我们完全沉浸在回忆里，这的确是件怪事，不是吗？例如我现在就想起一件事。有一次，在傍晚的时候，我扭歪着身子坐在河岸边的一条长凳上。我看到——我把头靠在那只放在长凳的木制靠背上的胳膊上——河对岸的那些昏暗的山，听到有人在海滨旅馆里拉小提琴，琴声轻柔，委婉动听。河的两岸上，火车带着闪闪发光的烟雾穿梭不停。”——我一边这样说，一边拼命地试图在这些话的后面编造出具有奇特情节的爱情故事；当然，少许的残忍和永久的强奸是不可缺少的。

可是，我刚一说出头几句话，我的朋友先是对还在这里看到我感到惊异——我有这样的感觉——继而冷淡地转向我，并且说道：“您瞧，像这样的事经常发生。今天晚上，在我不得不去参加社交活动之前，我走下楼梯，以便还去散一下步，这时我惊异地发现，我的微红色的双手在白色的硬袖口里来回地溜达，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快活。这时我预料到会有奇遇。像这样的事经常发生。”最后这句话是他在走的时候说的，

<sup>①</sup> 易北河的支流，位于捷克境内。——译者